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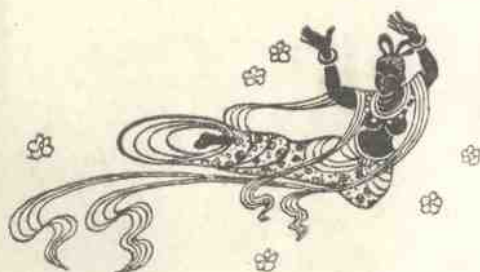
雕虫春秋

文艺篇

周尧著

周尧

赠



西北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

雕 虫 春 秋

一个昆虫学家·世界语者
六十年活动记录

周 尧著

文艺篇

天 则 出 版 社

1989

序 言

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

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

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

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李商隐七律《锦瑟》

我从事世界语运动已六十年，从事昆虫学术活动已五十五年，来到陕西这后稷之乡的西北农业最高学府任教也已五十年了。

这五六十年来，我怀着热爱祖国和向往光明的赤诚的心，在自勉，在奋进，从未稍懈。因为我深知世间最宝贵的莫过于时间！

这个册子里所刊载的，只是我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旅程上所留下的足迹和身影。

我谨以此奉献给同时代战斗过、战斗着和行将投入战斗的勇士们，并告诉他们：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，我还在和他们一起战斗，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！

在《雕虫春秋》的总标题下，包括“科学活动”、“政治思想”、“世语运动”、“文艺美术”四卷，汇集了我几十年来所写的一些残存原始材料，我把它编在一起，也没有时间来作修改，只是把一些繁体字改成了简化字，部分发表的年代是考证后新加的，都加了括号，以资区别。

1989年6月8日

目 录

诗 歌

(已另印《雕虫外集》，未编入本篇)

翻译作品

虚心的人	1
一个佣工的日记	46
琴之魂	81

创作小说

出乐园	87
短剑	89

科普杂文

人的命名法	91
圣经中的昆虫故事	96
斑衣蜡蝉名称考证	102
中国古书中关于虱的记载	104
从潘陀娜的盒子说到小麦吸浆虫	110
食虫植物	120

其 他

关于谜的谈话	128
自制之谜 160 个	134
书法	139

后 记

虚 心 的 人

译者序言

布尔修士(H. J. Bulthuis),一八六五年生于荷兰北部之Groningen,为北欧著名之文豪,亦为荷兰世界语之先驱。译著等身,亡虑数十种,其中最享有盛名而为世所熟之者,则推Idoj de Orfeo Josef kaj la edzino de Pontifar等,皆志趣高超,布局紧奇,观察深刻,文笔畅雅者也。

此《虚心的人》一书,系德国“尤氏国际世界语书店”出版,落在译者手中,已经二年,虽其文字之优美早引起译者译的兴趣,卒因人事匆忙,一再耽延,至今才偿宿愿。

当译者译此书时,正是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”,译者因研究生物之故,白日时间,全被采制标本等工作所占据;每晚闲暇,信笔译若干,积两星期遂告成。

译者虽从事世界语运动五六年,但自愧造诣不深,此书又草草译成,自虑错误必多,故曾请钟宪民先生校阅一遍,译者并在此敬致谢意。

第 一 幕

人物:

母亲,五十岁。

约翰,儿子,二十岁,平民。

阿尔白脱,儿子,二十岁,兵士(他们是孪生兄弟)。

布景:一间旧式房间。火炉里装着火,上面有炉罩。炉罩两边,各开一窗,挂着窗帘。窗前有一把椅子。一张放在舞台

中央靠右边。桌子左面有一把椅子和一架纺织机。舞台前面右边靠墙有一架橱。橱分两格，格上置食物、水瓶、牛乳瓶及圣经等。舞台前面左边近壁处则为一具有靠背靠手的椅子。椅旁及橱旁各开一户。壁上挂几张配框的画、一面镜子和一只钟。灯在室内暗淡地发光。是在深夜的时候。

时代：一千八百一十二年。

第一场

母亲，约翰。

母亲坐在桌边纺织。约翰坐在凳上编篮子，他很呆笨地工作着，还不时停下工作，注视前面，仿佛沉思着。他说话很滞缓，有时还举起右手的食指来补充他的说话内容的意义。他平民装束，头发银白色。

约翰（工作过了些时。）母亲！

母亲（宛似对小孩说话：）做什么，约翰？

约翰（停止工作，向前面注视片刻。）地球是很古的……圆的吗？

母亲 是的，是很古的……圆的。

约翰 它是怎么古了？

母亲 几千万年了。

约翰 它是在转动着吗？

母亲 是的，不停地转动着。

约翰（用指头画个平面的圆周。）这样是吗？……还是……
（又画了个竖立的圆周。）这样是吗？

母亲 是这样的。

约翰 (过了片刻。)它为什么要这样呢?

母亲 我不知道……

约翰 我们不会从地球上落下去吗?

母亲 当然不会落下去的。

约翰 (沉思了一会。)我们在烟囱上面要落下来,是吗?

母亲 是的,我的孩子,烟囱上面会落下来的。

约翰 (过了片刻。)母亲?!

母亲 孩子,做什么?

约翰 阿尔白脱现在在那里?

母亲 他在城里。

约翰 是不是在军营里?

母亲 是的,在军营里。

约翰 (过了片刻。)为什么他在那里?

母亲 他在军营里,因为他是士兵。

约翰 啊,士兵,是吗?……为什么他当兵?

母亲 你已经问了一百次了,你记不起来了吗?

约翰 我已经问过一百次了吗?

母亲 是的,孩子,不过这也不要紧。

约翰 (片刻。)我为什么要问一百次呢?

母亲 因为人家对你说的,你老是忘记。

约翰 是的,我老是忘记。

(停顿,雷电交作)

约翰 昨天老年海菜所说的话,我没有忘记。

母亲 她说什么?

约翰 昨天……我被差出去做事的时候……她站在街上……
同拨都一起……

母亲 她说什么？

约翰 哦，我记起来了……她对我说……说我的头发白，是个白痴。

母亲 她不应该这样说！你不是白痴，像圣经里所说的……你是“虚心的人”。

约翰 呀！“虚心的人”！

（雷电交作。）

母亲 （以手掩目。）上帝呀？多响啊！

约翰 母亲！？

母亲 做什么，孩子？

约翰 （沉思。）这是不是上帝的手臂？

母亲 这是雷电。

约翰 （沉思。）有人说这是上帝的手臂，打的人们的……

母亲 你不必怕，你没有罪过。

约翰 （沉思。）我没有罪过……（过了片刻。）我是“虚心的人”吗？

母亲 是的，但是你不要难过，圣经上这样说的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”。

约翰 （沉思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前面。）这话我不大明白。

母亲 我知道你不大明白的，但是圣经上这样说的。

约翰 （过了片刻。）母亲！？

母亲 什么？

约翰 请你再读一遍！

母亲 读什么？

约翰 关于“虚心的人”。

母亲 这是《登山训众》章里的，读起来你觉的太长。约翰，你

还是不懂得，还是工作吧，不要再想了！

约翰 （过了片刻。）在你的那本圣经里，真的能够找到吗？

母亲 唔，我读给你听吧，你听着！（她取了橱上的圣经慢慢地读着；约翰把手指交叉起来，注意地听。）

“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就到他跟前来。

“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

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

“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

“饥饿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
“怜悯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。

（她放下圣经又开始纺织。）

约翰 （惊讶。）为什么你突然停止了。母亲。

母亲 为了工钱，我不得不纺织。

约翰 你觉得纺织有趣吗？

母亲 我不曾这样想过，我们要吃就得工作！

约翰 因此我也应该编篮子吗？

母亲 是的，我的孩子。

约翰 （过了片刻。不愿意地工作起来。）可是工作没有趣味吧？

母亲 什么没有趣味？

约翰 一天到晚编篮子真没有趣味！

母亲 不要想它，我们是不得不工作的。

约翰 （过了片刻。）母亲！？

母亲 什么？

约翰 请你再读一遍！

母亲 亲爱的孩子，我没有工夫再读了。我要纺织……只能纺织！

约翰 再读一小段吧，我很喜欢听。

母亲 （叹息）唔，再读几句吧。（她又读了：）

“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”

“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”

“为义受压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人若因我而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种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”

（她将圣经合起来，放回橱里。）

约翰 （沉思片刻，依然注视着前面，并举起指头。）母亲，说不定我有福了，因为我是……“虚心的人”。

母亲 是的，我的孩子。

约翰 ……因为天国是我的。

母亲 是的，但是你不要想了！工作吧，这会使你分心的！

约翰 （滞缓地工作着。）我还记得的。（过了片刻。）母亲！

母亲 你还想问什么？

约翰 我要一张小纸。

母亲 纸？你要纸来做什么用？

约翰 夹到圣经里去。

母亲 为什么？

约翰 我自己随时可以找到那里。

母亲 （追问：）哪里？

约翰 那些话写着的地方。

母亲 我知道了。我放进去吧。（她寻着，但没有寻到。）我没

有纸条。放条绒线在那里吧。

(雷电交作。)

母亲 天呀,这种天气!(她放一条线在马太福音第五章,过后又重新纺织起来。)

约翰 没有说为什么我的头发是白的?

母亲 她或许不知道。

约翰 我知道了。(举起一指头。)这是为了恐怖,是不是?

母亲 是的,约翰,为了恐怖;但是不要想了,工作吧!

约翰 (过了片刻。)这个我不会忘记,不过不能完全记得。阿尔白脱的头发是黑的,我的头发是白的!

母亲 是的,这是你们两人唯一的区别,除了你的头发外,你同你的兄弟完全一样,好像两滴水,彼此没有分别。

约翰 母亲!?

母亲 (纺织着没有回答。)

约翰 母亲……再说一次吧,为什么这样?

母亲 已经说过好几次了。

约翰 好几次吗?

母亲 是的,孩子,你记不住这许多话。你要忘记。

约翰 请你讲吧!

母亲 呀,我再简单地说一次吧。好好地听着,记住了。

约翰 (把两手的手指交叉起来,很注意地听着,眼注视着前面。)

母亲 在城里,军营的旁边……

约翰 阿尔白脱在的地方吗?

母亲 是的……那里有个啤酒制造厂……一个很大的啤酒制造厂……有个很高的烟囱……

约翰 是的，很高的烟囱。

母亲 这个烟囱被电击了，须修理的。它从上到下都碎裂了。你同你的兄弟去修理它。你们从前是修理烟囱的泥水匠……

约翰 烟囱顶上……几乎在云间，下面是很硬的街道。

母亲 你忽然跌了下来，但是邀天之幸，你拉住了一条绳，这条绳是挂在离街二十米的地方。你的身体滑下来，你的手却紧紧地握住了绳索，于是你就吊起来在空中摇荡……

约翰 我记得的……我摇荡着……

母亲 你的兄弟在烟囱顶上大呼求救，但是谁能救助呢？你的力量不够，吊不了很久的，况且你的双手很快地滑下来，皮肤已经擦掉而且烫伤；如果等救助你的人拿绳子爬下来给你的兄弟，再等你的兄弟沿绳子爬下来用另一条绳子拴住你的腰，而把你放下地来，那么时候还要过的很久呢……我们想不出办法……所有的人，都跑来跑去叫喊着……我失望的站在那里，时刻都恐怕你跌下来……我忽然想出一个计划，我立刻跑到附近的屋里借了一条羊毛被单……四个强健的男人把四角拉开来。站在烟囱的基石上，你所要跌下来的地方。大家仰着头等你跌下来……不久你的气力完了……你高声大叫，吓得我的三魂升天。你头向前跌下来，跌在被单里……

雷电交作。

母亲 上帝呀，多厉害呀！！（以手掩目。）

约翰 （依旧很注意的听着，过了片刻。）后来怎样呢？

母亲 虽然摊开的被单阻住了你的跌落，可是那四个男子的力量不足，不能不使被单碰地……于是你的头碰在街道的石头上了……

约翰 (按住头顶。)是的，我的头碰在石头上了。

母亲 你躺在地上不动了，大家都恐怖起来，以为你跌死了，但是你还活着。几个男子把你抬回家，医生来了，说你的头碰坏了。……你像死人一样卧病了很久，但是你终于好了，……从此你不再作泥水匠的工作了。

约翰 我记起来了……尤其是那些石头……

母亲 现在你只能编篮子了。

约翰 我的头发忽然白了吗？

母亲 因为你吊在那里时吃惊了。

约翰 为了吃惊。我记得的。老年的海莱说我是白痴……

母亲 你不是；我已经对你说过：你是“虚心的人”。

约翰 这是写在圣经上的，是不是？

母亲 是的，你不要多想了。工作吧，这会使你分心的！

约翰 (工作，过了片刻。)母亲！

母亲 什么？

约翰 阿尔白脱为什么当兵？

母亲 这我常说的，对你是说不明白的。也许因为国王想用大兵攻打俄国。

约翰 为什么国王要攻打俄国？

母亲 或者为了反对俄国。

约翰 阿尔白脱要回来的，是吗？

母亲 上帝保佑！(她叹息着，停下工作注视着前面，拭起眼泪来。)

约翰 母亲怎么你哭了？

母亲 我的孩子，这你不会明白的，我不会解说给你听。（继续纺织）

约翰 （过了片刻。）母亲！

母亲 什么？

约翰 你为什么整天地纺织？

母亲 我告诉你了，我要赚钱买我们所吃的面包啊。

约翰 为什么阿尔白脱不来为我们工作？

母亲 他是士兵，国王要用他。

约翰 但是你也要用他。

母亲 （叹息着没有回答。）

约翰 （过了片刻。）母亲，我们在天上要不要工作？

母亲 那里我们可以休息了，我的孩子。

约翰 这是圣经上说的吗？

母亲 是的。

约翰 我可以见上帝吗？

母亲 是的，孩子你得见上帝。

约翰 什么时候呢？

母亲 你死了以后。但是你不要想它，工作吧！

（雷电交作。）

约翰 如果我被雷电所击，怎么样呢？

母亲 上帝会阻止这种事情！

约翰 如果我再从烟囱上跌下来，跌在硬石板上，那又怎样呢？（沉思片刻。）或者，我跳到河里去了呢？

母亲 天呀！约翰，你不要再说这种无意识的话了，人要晓得，这都叫自杀，自杀是一种罪恶，为上帝所禁止的。

约翰 (过了片刻。)自杀? 是的,这是自杀,上帝所禁止的。

(又过了片刻。)但是,别人把我扔到河里去呢?

母亲 不要怕,没有人会这样做的。

约翰 我一点也不怕,因为淹死了我可以到天上去见上帝!

母亲 不要再想也不要再说这些事了,约翰!你还是用心编篮子好,这可使你有所安慰,使你的头脑安静。

约翰 是的,我还是编篮子好些。(斜视他的母亲。)是的,天国是我的,我将看见上帝,圣经上这样说的。(他开始工作。)

(过了片刻。)雷电交作。

并闻大雨倾盆。

约翰 (渐渐地把工作停下来,头靠在椅子上,闭上眼睛。

母亲 喔,上帝饶恕我吧!(看着约翰。)他睡着了,可怜虫!(他喃喃地抽泣,翻开圣经轻轻地读着,嘴唇在颤动。)(过了片刻,外面有人敲右窗。)

母亲 什么声音?(期待着,注视着窗子。……第二次敲门声。)时候已经这样晚了,还有人要进来吗?(看钟。)已经十点钟了。(第三次敲门声……她立起来走进窗口,向外探望。)没有人。可是有敲门声。(敲的声音在里面一扇门上响了。她走过去拨开门闩慢慢的把门开了。突然惊异地后退。)阿尔白脱!!

第二场

母亲 约翰 阿尔白脱

阿尔白脱 (走进来,很快地关上门,又把门闩插起来。)母亲!!

母 亲 阿尔白脱！

（他们互相拥抱）

阿尔白脱 你还在工作吗，母亲？

母 亲 我在读书，快要睡了。（摸着他的衣服。）为什么这样湿！

阿尔白脱 是的，很湿，雨下得很大啊！

母 亲 你为什么来的这样晚，又在这种天气，我的孩子！

阿尔白脱 现在雷已不响了，我想天气快要好了吧。

母 亲 （吻他。）呵，你来了，我真快活！（抚他。）你把军衣和帽子都脱了吧，水已经湿透了！……你把它挂在火炉前的椅子背上，就会干的！……但是你的靴和裤也这样湿……你这样湿，人家还以为你涉过河呢。

阿尔白脱 是的，我很湿，但是不要紧。

母 亲 不要紧吗？这很要紧呢。快换你自己的衣服吧，衣服挂在橱里。（她走向橱去。）不然，你会伤风的。

阿尔白脱 不要紧，母亲，我不会伤风，永不会伤风了。

母 亲 兵士们是在风雨中过惯的。但是还是换上吧！你是请假来的吗？

阿尔白脱 不。……是的。……请假来的。

（他把大衣挂在椅子背上，又脱去其余的衣服，母亲从橱里取出干衣服给他。）

母 亲 你能在家住几天呢？……这是干的，快点换上去，坐下来！上帝，我多么高兴呀，这样突然的来！

阿尔白脱 是的，突然的来。约翰在那里？

母 亲 你还不曾看见他吗？他坐在凳角上，篮子还只编好

一半。他已经睡熟了，这个可怜虫！

阿尔白脱 他近来好吗？

母 亲 他身体到很好，只是精神不曾恢复过来。他的记忆力非常薄弱，平常只记得有趣的事，其余的事，要别人提醒他才记得起；而且理解力很迟钝，要用简单的句子告拆他才好。你坐吧！我去煮咖啡或牛乳，这样冷的天气，你又走了路，喝了可以热些。你想吃什么东西吗？等着，我还有呢……

阿尔白脱 （做着拒绝的手势。）母亲，我不要！我不想喝也不想吃。我只是来诀别的……

母 亲 诀别？！你不是请假来的吗？

阿尔白脱 不。……是的。……我是请假来的，只请了几个小时……

母 亲 只请了几个小时吗？

阿尔白脱 （过了片刻。）是的，二小时。

母 亲 （昏了。）只有二小时吗？可怕呀！

阿尔白脱 是的，母亲，很可怕呀！

母 亲 什么时候再回来呢？

阿尔白脱 （耸耸肩，没有回答。）

母 亲 你不知道吗？！（恐惧。）你们要开拔到俄国去吗？

阿尔白脱 （犹豫不决。）俄国？……不……是的。……我要回到俄国去了。

母 亲 阿尔白脱，怎么你的回答这样奇怪，吞吞吐吐的。我給你弄得莫名其妙！

阿尔白脱 （耸耸肩，没有回答。）

母 亲 （更不安了。）你快说啊……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